



永不磨灭的光彩

李鑫

肖旋凯是我在北京飞往成都的航班上认识的一位士兵。因为与他的邂逅,我感受到了他的心正忍受着何等的煎熬。

那一天是2008年的5月14日。就在40多个小时之前,肖旋凯手机上显示出母亲的来电。让肖旋凯想不到的是,这个电话是母亲从大地震的废墟里给他打来的。

母亲的声音从来没有这么焦灼和孱弱:“儿子,快来救我!”

这一天,是肖旋凯22岁的生日。数日前,他父母就商量着去附近的寺庙为千里之外的儿子烧香祈福。可哪能想到,他们赶上了“5·12”大地震!一时间,正在举香祭拜的母亲被砸在废墟之下,父亲也不幸受了重伤。

接到母亲的电话,肖旋凯心中虽焦灼万分,但他还是极力安慰着母亲,并判断着她大概的位置。

在战友和领导的帮助下,肖旋凯联系上了当地的110。

肖旋凯将救援人员已开赴庙宇的消息告诉了母亲。母亲说,她也听到了废墟上面的呼喊,但不管她如何回应,对方却无法听到。

此时暴雨如注,生与死就这样近在咫尺,却又被命运相隔。

从电话中,肖旋凯得知母亲腿部受伤。他不可能为母亲亲手包扎,唯有将军人常用的自救方法告诉母亲。母亲撕下衣服,用布条扎住了不断流血的伤口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,最让肖旋凯纠结与焦虑的,是母亲手机电池在逐渐消耗。那就像是母亲的生命一样,一旦电池耗尽,母亲就会音讯全无……

最让肖旋凯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,13日凌晨五点多钟的时候,母亲的手机没有了信号。

此时的肖旋凯和我并排坐在北京飞往成都的飞机上,他已经与母亲失联有十几个小时了。

肖旋凯的母亲现在也许还活着,只是没了音信。我望着肖旋凯,想找一句话来安慰他,却见他冲我淡淡地一笑,这个笑容给了我极其强烈的震撼,我说不透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礼貌还是一种无奈,但我知道,他是一个特别在乎别人感受的青年,他不想让自己过于悲伤的经历让别人也感到痛苦。多少年过去了,那个表情依然让我无法忘记。

从一个年轻战士那里,我知道不是所有的悲痛都是用撕心裂肺的哭声表达的。

从见到肖旋凯的第一眼,我就对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后来我终于想起了,他与多年前我认识的另外一个“士兵”的相貌有些重合。

那个“士兵”叫陈国昌,是我1987年到云南宣威80次列车颠覆现场认识的。陈国昌和肖旋凯虽然长相相近,但性格却截然相反,肖旋凯性格里多有儒气,而陈国昌身上则有不少猛劲儿。

在我认识陈国昌的时候,他应该已经不能算是真正的士兵了,因为此时部队正派人将其押解回家。

陈国昌原是云南边防某部三连的战士,他因个性太强,在一次外出时一怒之下将一个他认为是“二混子”的青年打伤致残,违犯了群众纪律而被部队除名。陈国昌没想到自己在还没有服满役期的时候就离开部队。他知道,被人押解着返乡,父亲绝对不能接受。因此,在搭乘上80次列车后,陈国昌就一直设计着逃跑计划,他想,先逃出去,在外打几年工,挣些钱再考虑回家,也许不失为上策。

80次列车穿过繁星低垂的乌蒙山,大多数人在摇摇晃晃的车厢内都进入了梦乡,陈国昌却似睡非睡。突然,他听到一声巨响,列车像被斩断的长龙,一节又一节车厢冲出了铁轨,有的还滚下了山涧……

陈国昌从昏迷中醒来,发现自己已被甩到车厢之外的山坡上,头底下竟然还枕着一个装满钱的提包;押送他的军官已不知去向。陈国昌脑海中闪现的第一个念头是:难道这是天意?

但很快他就被深夜里一片凄惨的哭喊和寒冷的山风唤醒,责任感和使命感瞬间涌上他的心头。就听陈国昌冲着慌乱的人群大喊了一声:“大家不要惊慌,我是解放军!”

在突如其来的生死劫难面前,世界上还有什么比“解放军”这三个字更有分量?更能让人心中踏实?那些几近绝望的人们一下子感受到生之希冀,人们纷纷向陈国昌拥来。

陈国昌将现场的男人们组织起来,一部分照顾妇女儿童,一部分重回车厢抢救伤员。

生死关头,陈国昌在履行着一个军人为人民而奋不顾身的神圣使命,但人们并不知道,陈国昌此时已经不是军人,他军装上的领章、帽徽,早已被责令

取下。

其实,真正了解军人的人,一定会明白,如果一个人生命中有过当兵的经历,那么在他的精神世界里,军人的情结是难以消失的,哪怕他已脱下军装。从这一点上说,军装已经长在他们身体上,融进血液里。

记得在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地震时,我的同事曾对震区的民众做过一次问卷调查:当灾难来临时,你最先想到的人是谁?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这样回答:解放军!

这个答案足以说明,在人民有难时,解放军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,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最深刻的记忆。

建军九十周年前夕,一位湖北嘉鱼籍的年轻战士来我们报社实习,闲谈时我问他当兵的理由,他说,1998年夏天,一批抗洪战士从被冲得摇摇欲坠的房顶上救出了他们一家人的性命。参军,就是为了报答解放军的恩情。

小战士当兵的理由,让我不由想起十九年前在长江大堤上亲历的一些往事。印象很深的一位扛沙袋的战士,他一天之内喝下五十多瓶矿泉水。可以想见,他在灼热的大堤上流了多少汗。后来,这位战士因扛包太重,造成腰脊严重损伤,痛得他直往江中跳。

还有一次,江边稻田里面的水位突然上涨,发生了管涌险情。部队迅速让几位水性较好的战士潜入江中摸排。战士们很快发现一个拳头大的管涌出口。管涌口吸力很强,若不及时堵上,极有可能酿成决堤之祸。水性较好的战士石秀峰见此险情,毫不犹豫地贴身体贴上去,堵住了那个吸力强劲、不断扩大的管涌口。

战士们知道这样太危险了,纷纷上去拉他,他却打出了一个手势,让大家赶快浮上水面报告险情,他却在这里继续坚守。

一个军人的英勇行为大多不是在思考后产生的,往往是瞬间爆发的。这个扑向管涌吸口的战士,其行为不就如当年黄继光扑向敌人枪眼的那一刹那一样吗?

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,士兵的血性与忠诚,总是淋漓尽致地彰显出来。我们的国家有着太多的灾难,就在我写作这篇稿子的时候,四川九寨沟又发生7.0级地震,值得国人欣慰的是,当灾难来临的时候,总有无畏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挺身而出!他们的身影,他们的故

事,虽然让我们的视线模糊,但在我们的记忆里,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。

——肖旋凯在成都双流机场和我分手后,就赶到那个已成为一片废墟的庙宇里去寻找他的母亲。然而,母亲却一直未有音讯;在肖旋凯回到都江堰的头一天,父亲也因伤势过重而不幸离世。突如其来的打击虽然过于沉重,但肖旋凯毕竟是个战士,他知道,在国难面前,还有更多的人等待着救援。他在埋葬了父亲之后,便随抢险部队奔赴了救灾一线……

——“士兵”陈国昌在救下80次列车上的不少旅客之后,一直默默地守护着受伤的押解干部,他将捡来的提包交给了警察。鉴于陈国昌的表现,部队给他记三等功。陈国昌很想将功抵过,继续留在部队服役,但他并未如愿。纪律的约束与荣誉的彰显,对军人来说不可能像化学反应那样轻易溶解。他想过就这样一起装在陈国昌的档案里。那天,当陈国昌与战友告别时,他望着战友的领章,帽徽,满眼热泪地敬上了最后一个军礼!

——石秀峰为部队封堵管涌赢得了时间。战友们为了救他,在他身上绑了绳子,用尽力气把他从强大吸力的管涌口拉了上来,看着他苍白的脸,他的团长拉上去一把将他紧紧抱住……其实,大家所感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战友穿越生死之门的无畏,还有更为复杂的心情堵在胸口。因为全团的官兵都清楚,他们这支部队将要面临整编,而从整编的历史看,往往有功勋的部队更可能被定为裁减之列。用忠勇保住自己的部队番号不被撤销,成了许多官兵心底最殷切的期望。所以,才有像石秀峰这样不惜赴死的士兵,他们既为军队,也为荣誉……当然,他们最终选择了服从大局:当他们在抗洪前线载誉归来,部队的番号还是从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消失了。

作为一名从业几十年的军事记者,我数不清见到过多少优秀的军人,更数不清因为他们的优秀而产生过多少次感动。本文所讲述的几位士兵,都是以挺立在灾难之中所表现出的真情与勇敢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。他们,让我想起一位作家的话:军人意识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,它只能在以整个民族、全体人民为背景时,才会发出力量,只能是以人民的儿子的形象出现时,才能迸射出光彩。

我的目光非常贪婪,我知道这一草一木,这大好河山来之不易。我的目光不会浅尝辄止;我的鼻子要好好地理,那是来自土地的带着丝丝生涩的植物的气息,像一个小姑娘见了生人,胆怯又有一点慌乱。有一点淡淡的香,一丝淡淡的甜。香是藏在花里的,含蓄而内敛,一点点地释放,很吝啬。甜是藏在水里的,碧绿又澄澈的河水被温厚的阳光分解,稀释。

我贴近香的藏身之处——不能去触摸她们,薄薄的花瓣,娇柔的花蕊禁不住凡夫俗子的“摧残”。我只是一朵朵地闻,贪婪而又痴迷;我闭上眼睛,让淡淡的香缓缓地沁入;我使劲地呼吸,像要一股脑置换整个内心残存的潮气、浊气。

一路,花香很内敛,不曾肆意弥漫。走在整个森林里,偶尔会闻到一缕不知起于何处的馥郁的香,就一缕,你一扭头,踪迹全无。

芳草与秀木的气息却是浓郁的,它们被阳光撩拨得痒痒的,不再矜持,一股股地焕发。鸟儿啾啾、啾啾,声音相和,打破沉寂,婉转而又欢快。它们与英雄朝夕相处,比我更知道流溪河的美好与云台山的壮烈。

河流或隐或现。透过树的间隙,自上而下,我偶尔能瞥见一泻湖面,宛如明镜。我极力想分开那些葱葱郁郁、古木参天的丛林,将整个河面尽收眼底,却是徒劳的,云雾飘涌,横亘眼前。

山并不高。上到开阔处时流溪河完全呈现了。极目远望,河倚着山,山托着云,云映着河,水天一色。我默默地注视,一缕风飒然而至——近处,茂密的芦苇可劲地摇着,和着风,唱着歌,滑过河面,幽蓝而翠绿。远处,河流两岸,那些鸟,那些蝉,那些虫,那些花,那些树,那些夏,那些秋,那些冬,那些春,那些人,生生不息。

是的,这一条流域达两千三百平方公里的河流,从北到南,起于广州从化,经珠江三角洲入南中国海。这正是当年英雄们前进的方向。

半日闲谭

秋天是虫的季节。蝉在林中“知了,知了”不停地叫着,仿佛已感到时光将尽,要抓住这最后的时刻释放出生命中最后的热情;田野未收割的豆地里,蛴螬也伏在豆棵下“吱吱,吱吱”聒噪着,和树上的蝉声相应和。夜晚月朗星稀,凉风习习,蛴螬、油蛉、纺织娘躲在一个角落里忘我地弹唱,时而独奏,时而合唱,直到月已西斜,夜色阑珊,仍迟迟不肯睡去,它们怕辜负美好的时光。

蝉从五月末由黑暗的地下爬出,开始羽化为成虫,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六月三日夜闻蝉》中写道:“荷香清露坠,柳动好风生。微月初三夜,新蝉第一声。”可见五六月之间就已经可以听到蝉声了。“高蝉多远韵,茂树有余音。”整个夏季都是蝉的,它们不知疲倦,伴随着一路攀升的气温,把一个夏天吵得沸沸扬扬,这盛大的阵势一直要持续到初秋。

古时有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。立秋的三候为“寒蝉鸣”,这时的蝉已禁不住越吹越凉的秋风和越来越浓重的夜露,开始发出凄苦的哀号。宋代柳永《雨霖铃》中:“寒蝉凄切,对长亭晚,骤雨初歇。”一层秋雨一层凉,蝉弱小的身躯的确难以抵挡秋雨的侵袭,这凄凄切切的悲鸣或许就是它们无奈的抗争吧?“薄暮寒蝉三两声,回头故乡千万里。”(郎士元《送别》)一声凄切的蝉鸣曾触发了多少人的千古愁思,因此寒蝉就成为悲凉的代名词,这悲凉,有的是身世之痛,有的是家国之恩,有的则是离别之苦。正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中所说:“蝉本无知,然许多诗人却闻蝉而愁,只因为诗人自己心中有愁,以我观物,故物皆着我之色彩。”

秋夜中叫得最欢快最忘我的莫过于蟋蟀,月华如水,洒在庭院中、窗台下,洒在枕边,洒在滴露的梦里。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,入我床下。”这些从《诗经》中走来,唧唧吟唱的秋虫,此时就蹲在檐下的月影里,或者躲在墙缝里,趴在草丛中,它们歌唱凉如水的夜色,歌唱大地的丰收,歌唱村庄的温暖。“空庭疏雨,四壁乱蛩鸣。”“促织甚微细,哀音何动人。”看,秋夜漫漫,陪伴人打发这寂寥时光的不只是一盏昏黄的灯,还有蛴螬缠绵绵绵的歌吟。或许是蟋蟀的歌喉太动听了,置之于枕边,让它啾唧整个夜晚,在半醒半梦中感受浓浓的秋意,真算得上是一种闲情雅趣。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载:“每至秋时,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,闭于笼中,置之枕函,夜听其声。庶民之家皆效也。”

秋夜,纺织娘“轧织、轧织”“织,织,织啊,织,织,织啊”的叫声一点也不比蟋蟀逊色。和蟋蟀不同的是,纺织娘似乎很少躲到村庄的屋檐下,野外的草垛才是它们最宽广最自由的舞台。纺织娘古称“络纬”,又称络丝娘、莎鸡、纺花娘等。《诗正义》中说:“络纬鸣,懒妇惊。”是说纺织娘叫起来的时候,懒惰的妇人突然开始吃惊,原来她意识到秋天到了,冬天也就不远了,还没准

秋风袅袅秋虫鸣

张强

备好过冬的棉衣,她怎能不惊呢?其实猛然吃惊的何止懒妇,秋虫的吟鸣总会触发人们的伤感,李白《长相思》中写道:“长相思,在长安。络纬秋啼金井阑,微霜凄凄簟色寒。孤灯不明思欲绝,卷帷望月空长叹。”

古时亦有蓄养纺织娘的习俗,宋代新安人罗愿的《尔雅翼》记载:“莎鸡振羽作声,其状头小而羽大,有青褐两种。率以六月振羽作声,连夜札札不止。其声如纺丝之声,故一名络纬。今俗人谓之络丝娘,盖其鸣时又正当络丝之候,故《幽诗》云‘六月莎鸡振羽,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’也。寒则渐近人。今小儿夜也亦养之,听其声。能食瓜瓠之属。”

霜降三候为“蛰虫咸俯”,俯,蛰伏也。过了霜降,秋虫的吟唱渐渐稀疏,这时古人认为秋虫都蛰伏了,实则不然,即使养在笼中,置于炉旁,蟋蟀、蛴螬、纺织娘也只能勉强活过春节。虫的寿命使然,非人力所能逮也。但秋虫的一生是响亮的一生,它们认真真活过,这是它们对生命的尊重,相比庸庸碌碌、毫无生活目标,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来说,谁又能说秋虫的一生没有意义呢?

“大地的诗歌呀,从来没有停息/在寂寞的冬夜夜晚,当严霜凝成/一片宁静,从炉边就弹起了/蛴螬的歌儿,在逐渐升高的暖气/昏昏欲睡中,人们感到那声音/仿佛就是蛴螬在草茸茸的山上鸣叫。”我想不是一只小虫也一定要凄凄切切,用生命吟唱出最动人的乐章,传达出对大地、对村庄由衷的感激。

我庆幸和小虫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,夜深人静的时候,听吧,它们还醒着,还用村庄朴实的方言唱着大地的歌,生命不息,大地的歌唱也永不会停止!

流溪河畔的英雄

许锋

窗外的花静静地开了。是那种紫色的花,不知道名字,开在树上。我的书房在一楼,一扭头就能看见花。刚住进来时,树不高,花不多,一个季节过去,在另一个季节到来的时候,树已高过半窗。接地气的花枝如同墙上的一幅山水,一眼——一览无余。

只是,你再使劲也闻不到花香,隔着窗呢。也看不到蝴蝶,这是北面,到下午时阳光已挂到对面山坡的树上。我其实知道,在南方,花是一直开着的,包括在冬天里,有些极冷的天儿,我也能看到花开,看到花谢,花一直在凋零,化作春泥,也一直在重生,十里柔情,天上人间。

这是流溪河畔。河畔距我一箭之地。阳光暖融融的时候,我坐在南面的阳台上晒太阳,看风景。一楼很低,看不到河流,也听不到河流。那倚着墙开着的花,河边茂密的树,萦绕的蝴蝶,啼鸣的小鸟,语言的虫子,和煦的阳光,构成了午后独有的闲适与逸乐。偶尔有一只或两只蝴蝶翩跹而至,白色的,紫色的,五彩斑斓的,在阳台上无所顾忌地飞来飞去。有时在半空盘旋,逗人似的;有时在距我咫尺之遥的地方东触触、西探探。阳光把我的心晒得很暖,把我的目光也晒得很暖,我正捧着一本书,书香在阳光里弥漫,这些,它们一定感受到了,在没有一丝寒意、凶险、嘈杂逼近的时候,它们无忧无虑,快乐、肆意、逍遥。

夜里的天下,是鸟儿的,是虫子的,是花花草草的,是自然的,是万物的。

你也会听到蝉声。非常近,也很响亮。我猫着腰寻找声音的来源。我可以确信与蝉只有几巴掌的距离。蝉一定能感觉到我的呼吸和心跳,可它无所谓,冲着我狠劲地叫。我听多久它叫多久,不知疲惫。我夸张地起身,带出声音,它不叫了。我甚至拿着手电筒恶意地冲它晃了晃,它又抗议地叫了两声,偃旗息鼓。我笑了。

一切都没有远去;岁月如水如歌。

整个夜里,都是天籁之音——抑扬顿挫,此起彼伏,绵延整个河畔。我听到了,河畔的人都听到了。

英雄们也听到了。流溪河仿佛一条长廊,廊头有迹可循。沿着流溪河畔一路向北,再向北,找到一片森林,找到“佳木秀而繁阴,野芳发而幽香”之地。

找到云台山。

“云台兀兀,郁郁苍苍,岩百丈,固若金汤。拒通衢而踞险要,守要冲而镇四方。广州东北之门户,从化古邑之名山,军事布防之要隘,兵家必争之险关。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两场激战,发生此间。烈士捐躯,血迹斑斑,可歌可泣,堪咏堪赞。”碑铭上,记录着英雄的壮举。

1949年10月,广州解放前夕。解放军第44军132师奉命追赶逃至广州从化一带的国民党107师321团。12日晚9时,作为先遣部队的132师395团的

战士们在当地游击队和群众的引导下,从山路抄近道追歼败退的敌军,并与敌军在云台山发生激战。这一场激烈的战役历时七个小时,共毙俘国民党军五百多人,缴获轻重机枪二十多挺。可是,也有五十个英雄失去了年轻的生命,一百零九名英雄受伤。这是解放广州的最后一场战役。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迎来了广州解放,1949年11月11日—13日,解放军入城仪式在广州府前路市政府门前举行,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、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民主人士李章达赞扬解放军部队,“纪律严明,进城之前宁愿睡在郊外地板上也不占住民房,对百姓秋毫无犯,这样的军队当然战无不胜。”

这些夸赞,逝去的五十个英雄没有听到。“青山处处埋忠骨,何须马革裹尸还”,他们如人民之子、大地之子,在岭南的热土上长眠。六十八年,两万多天,英雄的魂灵守卫着祖国南方的幸福、平安和祥和。

流溪河畔,阳光仿佛一下子涌上来细腻地覆盖了我的脸,我使劲揉了一把,把阳光抓在粗糙的手里——搓搓手指,指间温暖且醇厚,如英雄的鲜血。花朵也如阳光一般盛开,红色、紫色、白色、黄色……大朵的、细碎的、雍容的、妩媚的、娇羞的,在树上,在山上,在谷中,在河畔。有的近,有的远。一朵朵看过去,金茶花、白玉兰、樱花、桃花、木芙蓉、杨梅,叫不出名字的,好多。



千丈晴虹(中国画)

庄寿红

大地